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舉人臣吳壽朋

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獨行傳第二

後漢

譙元 費貽 元子瑛 李業 王皓 王嘉 任永 馮信 劉茂 嚴授 衛福 徐咸 所輔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高祖父燕 從弟暢 范式 張劭

陳平子 孔嵩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邴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 邴原 管寧

後漢

譙元字君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元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元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

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元輒陳其變旣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元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元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元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

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
使者備禮徵之若元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
璽書至元廬曰君髙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
招凶禍元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
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髙死亦何恨遂受
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今國家東有嚴敵兵
師四至國用軍資或不常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為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修尚學業元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元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亦不肯仕述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説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

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彊名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辭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

以劫業曰若赴則受公侯之位不赴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忌君君宜上奉知巳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

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門閭命益部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嘉皓恐不至先繫其妻子使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

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

為沮陽令會王莽簒位茂棄官避世於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匿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太守以茂為言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蹴令

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刀
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
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
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
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與賊合戰雄敗賊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
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
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

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還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還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

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為郎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父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焉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困急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
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
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諫爭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
修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閒其過
鼂曰受敎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修因拜
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

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以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病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守閽稱冤詣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當手劍相刃使者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

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還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

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禄勲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
盡歡而别式仕郡為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殷子徵
郅君章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
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
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
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
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

違其請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門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州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

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
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
為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
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
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

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到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

病命在湏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扵縣縣以歸忳後乗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為說之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彦父不受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彦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自迎彦喪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犛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忳呪曰有何

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輙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名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

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䰟靈不返因哀慟絶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世為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㓜孤仕郡戸曹史時嵗荒民饑
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閲其民訊
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説六百餘人皆分
列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
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
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録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
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惟續宏勲掠考

五毒備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羮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

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續中子逵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

遇賊財物悉被略奪惟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襬物後舉孝廉為光禄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

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還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乃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

婦銜涕而去坐中皆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時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賔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

託椒房位居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
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
不合隲欲絕其語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
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
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
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
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
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牽

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户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

梁湛名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
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
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
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
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
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官誅諸姦吏及託名貴
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

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義同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説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臺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

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
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
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義葺理屋宇乃
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
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
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

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黄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游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絶俗為激絶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黄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絶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

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屋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

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黄巾作難制諸府掾
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
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
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
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
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隠知我心
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

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

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
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
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
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
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荅
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
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
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

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竒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羙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邉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

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斂母畢白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長之後也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版牀上如是積久版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賔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顔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以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

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更乗鮮車御良馬
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蓬蒿徵拜侍
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
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
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
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

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會翊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氷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名翊問

曰程氏貴戚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也拂用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黄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亾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帝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亾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彦方大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懐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

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亂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髙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邴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竒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顧以私

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髙其義三府並辟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

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疇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疇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疇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嶮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

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誡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来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其得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

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邉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

君所識也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戸曹掾引見諮議明
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蓨令
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滯不通
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
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
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
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謂大軍由
無終不得進而退巳懈弛無備若黙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嶮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須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都亭侯邑五百戸疇自以為始救君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

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祭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高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士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等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謂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勤勤曾不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

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言之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祀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

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今古博聞彊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針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亦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究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遊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

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醼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爲北海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

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歳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

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室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使出為世用原不應遂到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

守公孫度畏惡欲殺政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匿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遂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

士教授之聲不絕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又以書迎原原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得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

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千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太祖為司空辟原東閤祭酒原女早亡太祖有愛子倉舒亦沒欲合葬之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典訓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

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攣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来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彧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彧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後署

丞相徵事崔琰時為東曹掾奏記太祖以讓原太祖不許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賔客如雲而原獨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子徵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太子燕會衆賔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原悖然對

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太祖征吴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龐𨓜以清賢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從何而来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孫

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由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

之道也密遣令西還時度歸彊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内實有王心畀巳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見敬憚如此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鬭爭鄰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著凉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是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逺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盡封還之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没惟寧乗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趣赴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佑也既至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

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帝不許遂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以禮發遣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寧稱草莽臣上疏陳情稱疾篤不任進路寧自黄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後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尩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皀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

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等復上書薦寧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馬會寧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

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寧卒拜

其子邈為郎中後為博士

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六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循吏傳第一

史記始作而有循吏傳後世因之不能易也雖晉宋梁後魏曰良吏南齊曰良政其實皆循吏也

史記

孫叔敖　子産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前漢

文翁 王成 黄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後漢

衛颯炎充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鐔顯任峻 許荆祖父

武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弟子岱絲 仇覽

童恢弟翊

史記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立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

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市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

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之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前漢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

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虚名云

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獨霸用法寬

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特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
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
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
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
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
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
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

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縁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

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以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

徵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謁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摇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

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絶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鄰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

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
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
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
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
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
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
故各達其時之英俊必若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
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禄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宣揚其德復賜邑子黄金
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及死其子遂葬之桐鄉西郊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
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絶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説其諛諂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

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
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
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
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宫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
遂以爲有大憂宫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
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
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

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詩道古制寛大臣有隠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名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

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時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刦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得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廪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𩅊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宫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侈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為事者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戸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

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天下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宫館稀御幸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宫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温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

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

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後漢

衛颯字子産颯音立河内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歴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

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

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脩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

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屬桂陽民居深山濵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輙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

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
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
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
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
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静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邱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及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俗無嫁娶禮

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榖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

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
詔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民生為立祠拜
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
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
是也既至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
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
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

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黄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絶不敢復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

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諵邯人也諵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

而徼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治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毁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

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治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
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
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
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
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
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廵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
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

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
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
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
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
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
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景以爲六
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

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元機云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侯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縣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

廵行再幸潁川輙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褒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畧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治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是顯名州舉茂才除溫

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湞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内清
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輙云以屬稚子終無侵
犯在温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廵
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寛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歴
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
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湞有神筭元興元
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歎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

奠醊以千數涣喪西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任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輙弦歌而薦之永初二年鄧太后下詔褒涣清節以其子石爲郎中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諸方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涣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

窮困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渤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别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

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治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殁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絶滅願

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黄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濵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改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爲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户曹史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夜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

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隐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郎同郡楊喬凡八上書薦嘗而朝廷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户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

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絶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邱令以禮讓化民其無孝義者皆

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

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
有災異司隷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
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
叛免後復拜大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
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
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
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

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去官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龎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以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縣字正禮兄弟齊名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兖州刺史虚已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繇仕吴有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黙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名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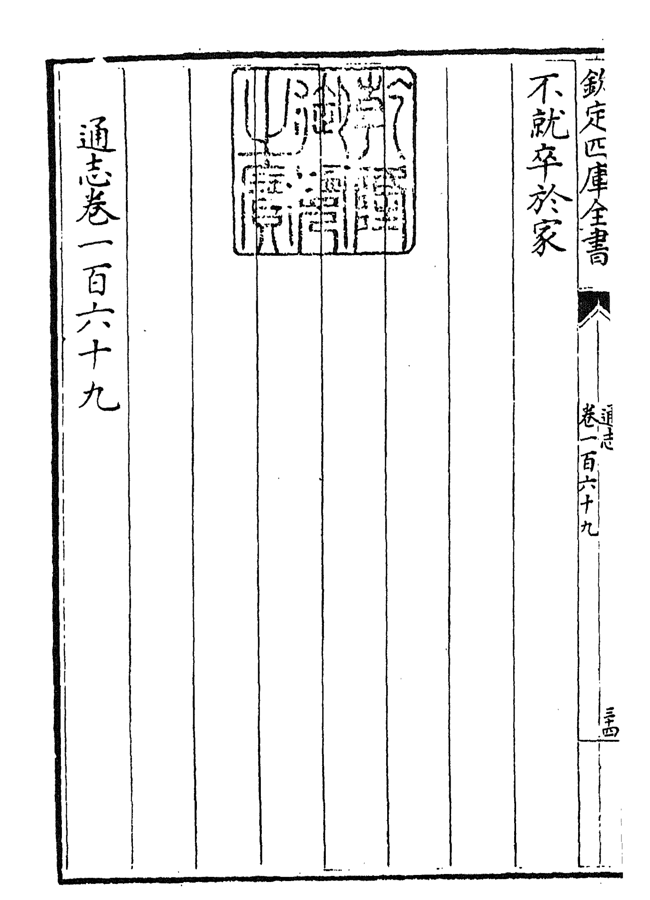
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朞年大化覽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辟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嘗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

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
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
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
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
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輙免冠自責
妻子庭謝俟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其喜怒聲色之
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知
名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民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民行善事皆賜以酒肴之禮而勸勵之耕織種收各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

害乃投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民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漠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民生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



不就卒於家

通志卷一百六十九